

梁鼎銘的惠州攻城史畫

張明凱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68頁)

梁鼎銘先生生前作畫，每有着筆，皆千鍾百鍊，尤對國民革命各戰役史畫，其軍事上一動一靜，戰場上一草一木，無不旁徵博引，詳實考證其歷史根據後，再行着筆，毫不作宣傳色彩，而革命戰爭悲壯雄偉真實史蹟，輒能騰躍紙上，發生鼓舞作用。所以一般人稱鼎銘先生是忠實於藝術的歷史畫家，因此他又銘、中銘先生不僅在美術畫壇上獨樹一幟，而且於現代史學界中，亦佔有相當學術地位。

鼎銘先生生前執教於政治作戰學校，任美術系主任，居住學校附近文化街寓所，楊柳扶疏，簡樸雅潔，庭院氣氛超俗逸塵，誠為一代高人居處。余當時在史政局工作，為編纂國民革命戰史，嘗任聆教，據鼎銘先生談，曾繪製惠州攻城戰巨型戰史油畫，在其作畫經過中，為求得符合當時真實作戰史蹟，曾發生趣事一則。

嶺南天險肉搏登城

現在先敘述惠州攻城戰的經過：民國十四年九月，陳炯明再度叛亂，盤踞粵東，國民革命軍於是第二次東征。先總統 蔣公時為東征軍總指

揮，當時集中兵力，編成三個縱隊，由第一縱隊長何應欽將軍編組攻城軍，採中央突破戰術，直搗東江要地惠州城。惠州城三面環水，東面倚山，是石質構築的堅城，自古以來號稱嶺南天險與東江鎖鑰，易守難攻，為歷史上兩千年來從未攻破之堅城，曾有諺語云：「鐵鍊鎖孤舟，飛鵝（飛鵝嶺為城外高地要點）水上浮，任憑天下亂，此地永無憂。」由此可想見惠州城之險固。蔣總指揮於十月六日親至前線駐節飛鵝嶺督師，並指揮砲兵作戰，十日第一縱隊攻城軍進薄惠州城郊，十二日完成攻城準備，十三日蔣總指揮下達總攻擊令，並親冒鋒鏑到前線指揮，指示砲兵分轟惠州各城門樓，掩護步兵突進，叛軍楊坤如率三千餘人憑險據惠州城頑抗，革命軍奮勇衝鋒，分組敢死隊肉搏登城，前仆後繼，血肉橫飛，風雲變色，如黃埔軍校第一期冷欣將軍、杜從戎將軍等均擔任當時敢死隊隊長，鏖戰至十月十四日午後，攻城敢死隊扶雲梯攻上城垛，楊坤如負傷，率殘部向紫金方向逃竄，惠州終於攻克。此戰為第二次東征成敗關鍵所在，爾後即長驅掃蕩，底定東江，奠定革命基地。這是當時東征中

惠州攻城戰的經過及其歷史價值。

鼎銘先生於民國十九年自歐洲考察美術歸來後，即奉命繪製國民革命軍具有重大影響之戰役的戰史油畫，如第一次東征之淡水，棉湖戰役，第二次東征之惠州戰役，北伐中之汀泗橋、牛行、龍潭等戰役，原擬陳列於南京靈谷寺大禮堂，後又改在靈谷寺旁單獨建築國民革命軍歷史油畫館，專供陳列是項歷史油畫，由鼎銘先生司其事。鼎銘先生有一個圖章文曰戰畫室主，我想就是淵源於此。

觀察訪問實地了解

他計畫繪製惠州攻城畫時，為使此一史畫，確具歷史價值，親自趕赴惠州，周覽山江形勢，訪問當地居民，查看城垛構築及磚石模樣，城邊草木種類，每樣採集若干，携回作為標本，又當時攻城戰最高潮時間為民國十四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到四時，為確定當時陽光在惠州城上照射情形，則將惠州經緯度與南京經緯度換算，判斷當時人的投影有多長，如此在惠州附近盤桓籌思，又四處訪詢當時參戰部隊，費時數月之久。當

時擬定此一壁畫，計畫作大規模之繪製，畫面為三丈高（四人高）、七丈長，壁畫前面佈置戰場景觀。時有一美國藝術家談論此舉，曾謂此項壁畫製作計畫，如在歐美需要十年方能完成，而中國畫家要畫一生。

鼎銘先生聞知美國藝術家之言論，當時表示說：美國藝術家需要十年，我們不要十年一定可以完成。乃運用科學方法，以加強工作效率，與又銘先生研究，自行設計用木料製作一升降梯，僱工六人推動，可以升降進退旋轉自如，作畫時乘此升降梯，可節省作畫者體力及時間。同時購買英國最佳顏料（M&N），可保存五百年不變色者，英人曾謂此種顏料從來未越過蘇彝士運河，此係首次為東方人使用。此一三丈高七丈長之鉅型史畫繪製後，復以銅皮剪絲染色作草皮，鋪製於壁畫前，配置地形地物，宛如戰場實地情況，同時雕塑石膏人，製成戰鬥員在戰場上互相肉搏狀，氣氛悲壯慘烈，栩栩如生，且配以燈光，輝煌燦爛，倍為壯觀，具有縱深遠景立體感、生動感，創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空前之戰史畫大筆製作。

記得鼎銘先生當時特別強調說：此項藝術鉅製，其悲壯驚人情形逼真異常，可以舉個例來說明，例如當時在未開始公開展出前，有某一好友偕其夫人先來參觀，友人自大門進入，其夫人因事未能同時進館，稍遲從幕後進入畫室，當她一脚踏到畫前戰場草皮上，突然發現身旁有石膏人戰場肉搏慘狀，當時驚惶過度，昏倒地上，由此一例，可見當時繪製佈置之逼真。

展出期間老翁話舊

此幅鉅畫，自民國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三年止，歷時兩年半完成。自展出之日起，參觀者車水馬龍，摩肩接踵，鼎銘先生親自執指揮棒為參觀者說明，觀者莫不齊聲喝采，備加讚美，嘆為觀止。鼎銘先生說當時自己也認為此次鉅型繪畫之製作，實屬辛勞應得之代價，雖心存謙虛，但歷史畫家，實至名歸，洵屬自然之事矣。

至展出第三日下午收場時，忽有一老翁頭戴毡帽，身披破襖，手拄木杖，衣履不整，蹣跚入場，要求延時收場，詳細參觀。鼎銘先生整天忙碌，舌敝唇焦，正擬收場休息，遇此老人要求頗為不耐，結果仍請其參觀並為之講說一番，此翁聽罷，微笑搖手，作不盡滿意狀，鼎銘先生面對此人，頓感驚訝！因為自從展出以來，眾口皆碑，讚聲載道，從未發現此種情事，為明瞭其究竟，乃請此翁就座，奉茶，叩其原因，此翁曰：「先生此項畫展，極為成功，惟聞先生係屬當代歷史畫家，非宣傳畫可比，故特來一觀究竟，當時惠州之戰，我即參加惠州城頭拒守之一員幹部，於革命軍攻破城垣後，跳越城垣，泗東江而逃出，隱姓埋名，至今若干年矣，對先生所繪惠州城外事物，固不敢置喙，但城內與城頭人物衣帽裝束及行動，余自猶能記憶，實多與先生所繪不相符合之處，例如當時吾輩士兵頭上戴的是銅箍帽，所謂銅箍帽即是竹笠，身上穿的是黑考綢，長官穿的是香雲紗（黑色），上身圍披着的子彈帶是九龍帶，所謂九龍帶，就是裝著九排子彈的子彈

帶披肩圍腰等等若干事物，與本畫中不盡相同。因為先生是一代歷史畫家，不是普通宣傳畫家，故不得不據以相告。

鼎銘先生聽後，肅然挽之入內，當即宣佈停止展覽，請其就記憶所及，儘量提供修正意見，又再遍訪各方當時參戰有關人員，如當時有謂所畫我方士兵使用七九式步槍，應畫為三八式步槍者等，乃參證各方資料重新修改此畫內容，以求完璧。民國二十六年全面抗戰展開，日軍進犯南京，在戰畫館中見到民國二十一年日軍進侵時發生淞滬廟行之戰，及十六年濟南慘案等史畫，暴露日人侵略與暴行，日軍為消滅日人罪惡史跡，乃將戰史畫室全部付之一炬，此一惠州攻城戰鉅畫，亦一同化為灰塵。

臺北市貴陽街國軍歷史文物館建立時，為使國民革命軍輝煌戰績得到真實表揚，特再請鼎銘與又銘、中銘三位先生對東征、北伐、剿匪、抗戰、戡亂復國等光榮戰績繪製壁間史畫，其規模未若昔時戰史畫室之壁畫鉅大，但亦同樣具有歷史價值。

求真求精不憚修正

我是個曾經編寫國民革命軍戰史的人，從上述鼎銘先生這段趣事回憶談話中，深深感到畫戰史與寫戰史，實有同樣的感覺與困難，同時我們可得知三件事：

第一：治史者大凡立了一個假定，由於已費了很多的工夫，對於已成的工作，每異常愛惜，後來縱然離覺頗有錯誤，亦捨不得取消前說，用

心做治史學問的人，常感此種痛苦，所以發現自己已有錯誤時，便應當一刀兩斷，即刻割捨，萬不可迴護從前已成的工作，或隱藏史實，或修改史實，或假造史實，來遷就迴護已成的工作。鼎銘先生虛懷若谷，精益求精，雖在藝術歷史壇上享有盛名，但是對於充實史料求實求真之精神，始終不敢怠忽自滿，真可謂謙沖淡遠，今人不及。所謂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，從前錯的，現在改了，從前沒有，現在有了，對從前錯失，或者自覺，或由旁人指出，一點不愛惜，立刻改正，雖把多年的工夫完全毀掉，亦所不惜。

戰爭史畫面臨挑戰

第三：就是以前畫戰史畫容易取材和表達，例如畫三國史畫，關雲長紅面長髯，騎赤兔馬，手持青龍偃月刀，兩方佈陣，旌旗飄揚，箭拔弩張，

殺氣滿天，一切戰場事物，很容易形成一幅戰場圖畫，畫家非常容易着筆。再如惠州城攻城戰，戰場有山有水，有東江，有飛鵝嶺，有城牆，有高地，有奮勇登城的敢死隊，有攻城設備的雲梯等等，也是比較容易着筆作畫的素材。但是面臨着現代戰爭，按鈕戰爭就不同了，所謂攻者飛彈凌空，防者地下設防，就是說攻者動於九天之上，防者藏於九地之下，地面上已空無一物，既無顯明的旌旗戰壘，亦看不到悲壯的肉搏衝鋒，實無法再在地面上表達戰爭動態，那麼將來戰史畫家實在是需要另外動腦筋了。例如八二三金門砲戰，我方軍民戰備設施均在地下，除了海岸搶灘補給的船隻以外，地面上看不見任何足以表達戰爭的事物，只有所謂「浩浩乎平沙無垠，復不見人，蓬斷草枯，風悲日曠」而已，實無其他人

物可供描畫。所以當時製作金門砲戰史畫的時候，我們也曾和梁先生及實戰指揮人員苦心研究作畫表達方法，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只有畫一個砲兵掩體，畫一位士兵肩扛着砲彈走向砲兵掩體，以表示我們在進行反砲戰而已。說實在的，將來科學戰爭，對畫戰史畫的藝術家來說，的確是一種新的挑戰。胡璉將軍鎮守金門時，曾請鼎銘先生到金門去繪製金門古寧頭大捷歷史畫。鼎銘先生抱病奔走跋涉，走遍戰場每一角落，歸來勞心盡瘁，焦思籌謀，一代歷史畫家以致一病不起。余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受訓時，曾於一會餐機會上，將上述惠州戰史畫趣史面報張老師曉峰先生，張老師當即面諭：此一故事頗有意義，可以把它記錄下來，為恐日久淡忘，特請中外雜誌刊出，以饗史學界藝術界人士。
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 著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鋤奸記 ⑨戴笠與毛人鳳 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 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